

跑馬地：文化景觀

程麒華（助理策展人）

文化景觀隨著都市發展瞬息萬變，身處當代的我們對一個地方的體驗與前人大相徑庭。我們往往會忽略不斷蛻變的城市面貌，也會遺忘我們與自然及建築環境的互動均深富意義。令人畏懼的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和極端天氣提醒我們，人類與自然的福祉休戚與共。

是次短講探討景觀、文化、記憶和意義之間的相互關聯。為何要聚焦跑馬地？因為跑馬地承載了香港早期歷史中許多已被遺忘的故事，它包含了人類與其獨特環境的互動下，有形及無形的表達方式。

除了展示跑馬地的各種特質，短講更著重呈現當中的變化和互聯，藉此激發人們思考與環境以及多元社群間如何相互尊重、共存共生——這是通往永續未來之途。

隨時代變遷



繪於不同時期的地圖，顯示出黃泥涌景觀的變化過程，包括河流改道、土地用途變更、基礎設施開發、山體挖掘及填海等，而這些變化都受人類活動左右。

人類與景觀互動的方式多種多樣，從而建構出多重意義。文化及自然系統都是不斷變化、相互影響。了解改變帶來的影響，將有助我們深入理解如何以負責任的方式，與正急速變化的環境共存，並建立彼此之間的關係。

不斷蛻變的谷地



這個展廳回溯人類活動帶來的自然景觀變化，以及影響人類福祉的環境挑戰。當中講述了多個環環相扣的故事，包括駕馭自然及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矛盾心理、文化塑造自然景觀，以及都市可持續發展的軌跡。人們對文化景觀的體驗，反映出人性的方方面面：生與死、健康與疾病、韌性與適應等。

文化與社群



透過賽馬文化、運動及康樂、儀式、記憶與社區以及日常生活，本展廳追溯人們與跑馬地交織的生活體驗與日常關係。結合不同社區的聲音和觀點，展覽凸顯了谷地的多元性與文化價值，也揭示了這些聯繫如何隨著時間塑造出這個社區的獨特性。

賽馬文化



賽馬是一項關乎速度、戰術和決心的運動。馬匹的風馳電掣，加上人群的咆哮和歡呼，將賽場轉化成一個滿載期待和激情的劇場。

跑馬地成為了這項廣受歡迎的觀賞性運動的地標，此處也是各界人士社交互動的場所，體育運動及博彩娛樂已和山谷的文化景觀交織在一起。

運動及康樂

出於公共衛生考慮，政府於 1885 年在中場的沼澤草地進行排水，以計劃改建公園或遊樂場，並認為這一舉措可推廣戶外康樂活動，促進青年參與體育運動。

最初的中場排水規劃圖標示出擬建的觀賞湖、板球場和馬球場區域。該設計旨在為社會各階層提供風景如畫的景觀和有益健康的休閒勝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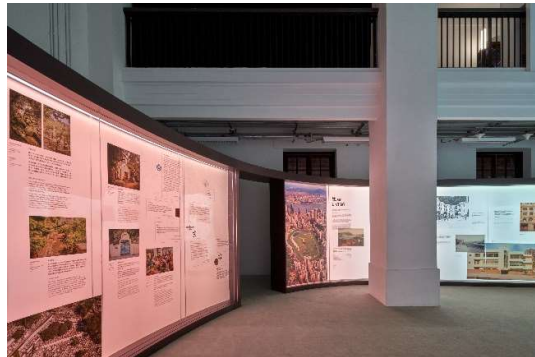
消失的遊樂園

風靡於 1890 年代末至 1920 年代初的私人別墅遊樂園，代表了一種被遺忘的文化元素，它曾讓跑馬地成為戶外休閒勝地。

景觀設計提供了休閒活動的自然環境。例如，毗鄰黃泥涌村的怡園以融入園林元素的設計佈局而自豪；樟園以園中的樟樹和假山而聞名，為文人雅聚和粵劇欣賞營造了宜人環境；愉園種植了從日本進口的松、柏、紫藤、楓樹等，為大眾娛樂營造出一派鬱鬱蔥蔥的遊樂林地。

園主將他們的庭園開放給公眾使用。其中，愉園廣受歡迎，甚至使電車公司特意在其入口處設電車站。

儀式、記憶與社群



儀式是人類文明中的文化實踐。無論是有關世俗生活的各種狀況，抑或是自然以至超自然的莫明變幻，人類都可以透過儀式尋找箇中意義。

跑馬地以獨特的方式，將生者的棲居之所與亡者的安身之處結合在一地。這裏有基督新教、天主教、祆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的墓園，標誌著不同社群對香港的貢獻。墓園文化涉及土地使用權及墳場管理，這往往需要社群的參與。然而，跑馬地卻沒有專為華人而設的墳場。

除了墳地，跑馬地還有各式各樣的宗教場所，如印度廟、東蓮覺苑、聖瑪加利大堂、錫克教廟、譚公廟等。多元社群推動世代及跨世代之間的文化傳承，從而保存物質和非物質的文化遺產。

生活

黃泥涌的廣闊平原，自古就是一片適宜人類聚居的自然環境。在歐洲人到來之前，此處已有本土村落存在。隨著時代變遷，都市擴張與發展改變了山谷的土地用途。

到了 1910 年代，政府已為山谷後方的地區規劃出開發方案，因他們預計到無法躋身市中心的中產階級及富裕華人家庭需另覓安居之所。政府首先鋪設道路，改善了進出山谷的交通。到了 1920 至 1930 年代，建築用地陸續開放，供發展全新住宅區之用。上世紀快速的城市化進程，讓跑馬地蛻變成今日獨特的住宅區。